

恶贯满盈

下

31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东54A-5

#248 10568

CLC

= 31

31

恶贯满盈

下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盟

目 录

第七章	血溅蜈蚣教.....	(1)
第八章	捣毁“夜夜风流”窝	(18)
第九章	最亲的挚友 - 最毒的凶手	(44)
第十章	好汉吐出一口鲜血	(53)
第十一章	一声娇叱	(82)
第十二章	朋友乎豺狼乎	(93)
第十三章	风雷弓威力何等厉害.....	(118)
第十四章	绝色少女原来是个和尚.....	(156)
第十五章	凶狠绝伦的绿毛僵尸.....	(175)
第十六章	恋人被僵尸吊在树上.....	(199)
第十七章	软玉温香情满怀.....	(205)
第十八章	恶贯满盈的下场.....	(222)

第七章 血溅蜈蚣教

“大神看上你的女儿是你家光荣，把她献给大神，荣耀光祖，蜈蚣教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你还不快点儿叩拜教主……”

那少妇惨叫道：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已订了亲……”

她说着闪闪缩缩地将一个孩子藏在身后，那女子大约十七八岁，脸色早已吓得苍白，她紧紧抓住她母亲的衣襟，颤声道：

“娘，别把我献给教主……”

此刻已有四个黑衣汉子走了过来，伸手将那个女孩子从她母亲手中抓过来。

虽然那女孩子在惨叫，在哀嚎，但都无济于事，除了她娘死命在抢女儿外，其余的村民，仿佛自扫门前雪似的，谁也没有出面阻止这件事情的。

那妇人在死命地拉扯中，被那些汉子一掌劈倒在地，她声嘶力竭地哭叫，哀求，呼天抢地……

那少女在惨泣中，忽然停止了哭泣，她像中了邪一样，忽然像精灵似地的将身上衣衫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所有的人俱在唔唔声中闭上了眼睛，像中了邪符一样，嘴里喃喃念着咒语，并开始缓慢地跳跃着……

少女的衣衫已全褪了下来，光溜溜的赤裸着身子，然后，有两个抬了一张大床过来，那少女便静静地躺在床上，四个汉子将那床抬起来送到蜈蚣教教主面前。

在火光的闪耀下，蜈蚣教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秘面邪异的笑意，他手里候的多了柄剑，在空中飞舞，在空中跳跃，然后，他望着半空，道：

“大神已降福给你们，他今夜有了处女献礼，一年中，你们都会得到你们想要的福祉……”

那些村民俱欢声雷动地，在高呼“万岁”，“感谢大神的恩典”而唯有那个做娘的却哭得有如泪人似的……

蜈蚣教主天蚣老祖的目光诡异，手里那把剑高举在空中，嘴里喃喃有辞地绕着那个赤裸的少女游走，那少女恍如人虚脱之中，瞪大了眼睛，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蓦地……

山谷间响起了一声呼啸，蜈蚣教徒俱惊惶地散隐各处，只见蜈蚣教主天蚣老祖嘴角上一丝寒笑，沉声道：

“大掌柜……”

欧阳孤淡淡地道：

“常朋友，我终于见到你了！”

常春点头道：

“你明白就好办了，还不向我们教主磕头赔罪。”

淡然一笑，欧阳孤冷冷地道：

“常春，你可知道是跟谁在说话，蜈蚣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邪教。愚弄这些乡民村妇，用点邪法让他们献金献银的，更可恶的是你们这个狗屎教主，利用神的魅力要他们将自己女儿送

给他做淫邪之事……”

天蚣老祖沉声喝道：

“住嘴，你可知大神的力量。”

欧阳孤冷然地道：

“那只有唬唬这些愚妇，你所谓的大神只不过是敛财骗色的工具，朋友，这般好时光快要过去了……”

常春朝前踏出一步，伸手抓向欧阳孤的手道：

“给我跪下。”

常春一向自视很高，虽然欧阳孤在笑声里已表示出极厚的功力；但常春不信这个邪，他不信自己拿不下这个年轻的后辈。

此人虽然自信心很强，他自有足够让他狂让他傲的地方，出手之快手法之准，还真不是普通人办得到的。

他伸手抓住了欧阳孤的手腕，并用指捏住了欧阳孤腕脉上的虎口，那一捏他用了七成力道，寻常人早已跪下了。

但常春遇上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天龙堂主，那是个武林人物头疼的主。

欧阳孤连动都没动一下，脸上只是那么淡逸地一笑，道：

“凭你这点功夫，就想要人下跪么？”

暗中一运劲，一股反震之力随着他的心意而发，常春像喝醉似的，人往前一栽，连翻带爬的朝前滚去，勉强刹住了身子，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

他颤声道：“你到底是谁？”

天蚣老祖哈哈大笑道：

“能有这种功夫的除了天龙堂的当家的，江湖上还能找出几个……”

“嗯”欧阳孤道：“你还能认得我……”

常春的脸上尽是骇异之色，道：

“欧阳孤，你是欧阳孤……”

他本来觉得很难过很恼火，栽得太没面子，现在他忽然知道自己是栽在天龙堂的手里，心里顿时舒畅多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输在欧阳孤手里，那还不算是栽……

欧阳孤嗯了一声道：

“不错，欧阳孤正是在下……”

天蚣老祖愤愤地道：

“欧阳朋友，蜈蚣教和天龙堂是河水不犯井水，你来此与本教过不去。是不是仗着你是天龙堂主，有几分真功夫，就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

欧阳孤冷声道：

“原来是你干你的骗人买卖，我做我的生意，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可是……贵教有人先对不起本堂，在下身为天龙堂主，这些陈年老帐，不能不算一算……”

天蚣老祖一怔，道：“你说什么？”

欧阳孤哼声道：

“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难道你耳朵塞住了什么东西吗？”

常春怒声道：

“欧阳朋友，别仗着有点本领就可目无一切，我们虽然在行事上有点怪异，但自信还没有和贵门有啥过节。你今日跑来这里，存心跟本派过不去……”

欧阳孤冷冷地道：

“有样东西，我想你们一定很不想见到……”

天蚣老祖一怔道：“拿出来看看。”

三柄小剑伶俐地托在欧阳孤掌心之中，最吃惊的是常春。他认得这三枝小剑。

那是……

他不敢往下想，脱口道：“杀利剑……”

天蚣老祖全身一震，道：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欧阳孤冷冷地道：

“我正要请教，既是贵门之物，何以流落到外面？”

天蚣老祖愤声道：“大掌柜，这些剑是我这里的，不过，七年来，我并未动用过，此剑何以落在你手里？请立刻说明……”

欧阳孤长吸口气，道：

“五年前，我兄弟在断魂谷遭受一群蒙面人的突袭，那一天我天龙堂几十个生死与共的兄弟，就这样败在这群人的手里……”

常春喝道：“这跟我们蜈蚣教有何关系？”

欧阳孤冷哼道：

“几支剑就是在兄弟身上发现的……”

常春一呆道：“教主，这……”

蜈蚣教教主天蚣老祖怒斥道：“不准说！”

常春吓得一哆嗦，果然不敢再吭一声。

但，欧阳孤面上杀机一涌，森冷无比地道：

“我兄弟几十条人命不能白丢。朋友……眼睛放亮点，兄弟们都是道上跑的，今日蜈蚣教不给我个交待，哼！我要让这里

血流遍野，要你们付出数十倍代价。”

他想起自己那一帮子亲如手足、情同兄长的弟兄，不明不白惨死在那荒山野地，心里那股子浓烈的杀机就如烟雾一样弥漫开来，再也无法遏制那股难压的杀意。

只听有人大吼一声道：

“他妈的，蜈蚣教重地，有谁敢在这里撒野？”

随着话音，只见一个黑衣汉子带着十余个手持剑刃的汉子向这里疾跃而来。不由分说，照着欧阳孤疾冲而至。

尚未近身，已一剑向欧阳孤劈来。

欧阳孤怒叱道：“找死。”

那右掌疾切地探了出去……

手法真快，猛地抓住那人挥剑的手腕，往空中一抛，居然扔出去二丈多高。

半空中有人叫道：

“大掌柜，交给我……”

那汉子尚在半空，一缕剑光自上而下，只见空中淋出一片血雨。

喝叫一声，那汉子的人头已滚落下来，而一点红自空中已随着袭出的一剑而落。

一点红一落叫道：

“大掌柜，兄弟们已等不及了。”

那杀人的手法，那下落的身法，登时将场中的蜈蚣教高手震慑住了。

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一把手，但还没看过像一点红这样的杀人手法！那超绝的武功，几乎是很少有人能办得到。

天蚣老祖愤愤地道：

“欧阳朋友，你今夜到底带了多少人来这里。”

欧阳孤冷冷地道：

“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教主，今夜天龙堂的兄弟全来了，如果教主不将用小剑之人交出来，哼……只怕教主的位子坐不长了。”

天蚣教主嘿嘿地道：

“你真当本教会寒了你，怕了你？今夜不管你来多少人，我教弟子必能和你周旋到底……”

一点红嘿嘿地道：

“狂夫，你他妈的还敢唬人？”

他是个独自作战惯了的人，一向对自己那杀人的手法有很高的自视。今日天龙堂是为寻仇而来，一点红并不想留情，话声一落已冲向天蚣教主，挥剑斩去。

常春和十余汉子急忙跃去，纷纷仗剑保护他们的教主，常春是教主的大护法，一见他们教主急危，沉喝一声，道：

“保护教主。”

他自己当先扑了过去，一点红是存心给蜈蚣教一点颜色瞧瞧。出手之快，剑剑伤人。

常春虽然武功很不错，但在一点红凌厉的攻袭下，还是无法近对方的身边。而一点红却如溜闪的泥鳅似的，左一剑右一剑，乘机又宰了两个汉子。

蓦然间……

蜈蚣教主喝道：“闪开。”

常春和那些黑衣汉子一听教主的喝声，立刻各自跃开，但

他们还是紧紧握着剑，严密地戒备着，一点红却借这空隙间往蜈蚣教主冲去，一掌劈下。

突然……

蜈蚣教主一声大喝道：“滚……”

那沉重的喝声有如晴天巨雷似的震得一点红耳中嗡嗡作响。

而天蚣教主随着这声沉喝，口中蓦地喷出一道青烟，喷得一点红一脸都是，一点红身子一个踉跄，人已翻滚出数步这外，摇摇晃晃……

欧阳孤一震道：“一点红你怎么样？”

一点红晕眩得几乎要扑倒地上，道：

“这老鬼玩邪法……”

天蚣老祖哼声道：

“他已中了本教的蜈蚣烟毒，三个时辰后就会毒发身死……欧阳孤，你要救他么？很简单，立刻叫你的人加入本教，本教有你们这样身手的人，嘿嘿，将会独尊天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蜈蚣教的神威……”

欧阳孤冷冷地道：

“我当然要救他，但不一定要加入本教……”

一点红此刻似乎已没有刚才那么晕眩，一听此言，剑刃在空中一划，仰天一声大笑，道：

“他妈的，你当老子是个怕死的人么？中这一点毒算了什么，告诉你，在我临死之前，我要干掉你这个兔儿子，至少要宰你们几十个该死的东西……”

他素以狠辣著称，一生都在刀光舐血中过日子，大小之战，

已不下数百役，有杀人，也有被杀的经历，他都在笑怒中渡过，今日中了点毒，对他来说，那不过是搏斗中的一点点缀，算不得什么，道上的，混世面的，从不会把自己的生死当成一回事，他是中了毒但他不在乎，他要在临死之前捞个够本……

剑依然那么狠厉，先砍了旁边的一个汉子，一点红又朝天蚣老祖跃去，挥开剑刃，身子一登，一溜剑光已如空中浮游的萤光，那么快速而寒厉地攻过去。

天蚣老祖一生也以狠辣为手段，但他却没碰上有这么凶悍的人，中了剧毒之后，不但不迅速卸毒，居然犹能杀人反扑，他心里一震，道：

“好汉子。”

一点红能在蝙蝠中称雄，自有一套不凡的杀人手法，剑已挥出，一排寒星顺着他那挥洒的衣袖射了出去，谁也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手暗器功夫，连欧阳孤都大出意外，啊了一声，天蚣老祖既要闪开剑刃，又要躲避这批寒星般的暗器，身子在空中疾拨，紧接着一拧，斜侧里飘向一边，剑刃却快得出乎他的想象，在他手臂上划了一道血痕，虽然他受了点伤，侥幸避过那无情的暗器。

他是避过了那寒厉的一击，可是，那疾射的暗器却忽然朝站立在两旁的汉子射去，在惨叫声中，已有七八个黑衣汉子的眉心上，各自钉了一根子午钉，那夺命的子午钉，钉在那些人的眉心上，仅露出一点点钉尾，他们脸上都有股子痛苦哀怨之色，因为这种死毕竟来得太突然了。

常春悲怒道：

“一点红，你手段好残酷……”

一点红冷冷地道：

“你们呢，狼跟虎在此，谁也别说谁……”

天蚣老祖愤然地吼道：

“兄弟，给我拿下这两个人……”

四周的蜈蚣教高手在狂呼中，已向这里扑来，可是就在他们身子才动的刹那，山谷上忽然扔下一排椭圆的巨石，那些石块如雨而下，砸得这些人顿时惶乱起来，而走避不及的已有十余个惨死在巨石下。

只听有人叫道：

“天龙堂兄弟在此，要命的立刻滚出这鬼谷……”

那群村夫村妇何曾见过这种场面，早已吓得拔腿而逃，纷纷寻路而走，那个少妇壮了胆子，将她那个赤裸的女儿拉起来，随便寻了件衣服给她套上，死命地拉着女儿逃命。天龙堂兄弟也很有分寸，石块决不向这些村夫攻击，尽量射向那些黑衣汉子。

蜈蚣老祖眼见那些手下不是被石头砸死，就是被一点红和欧阳孤的剑杀死，心里一急，叫道：

“楚见鬼呢？谢三雄……”

常春闪避石块的攻击，道：

“他俩巡查到现在还没回来……”

空中传来一声长笑，道：

“你们的朋友在这里……”

常春和天蚣老祖抬头一望，只见空中吊着两个黑衣汉子，两人手脚被捆，吊在一棵树枝上一摇一晃的，而在那斜插在半空的大树下，铁雄站在半山上，手里握着一柄利刃，畅声在大笑，

望着山谷下的那些人又道：

“我的刀一划，这两个龟儿子就要跌死……”

谢三雄人在空中，厉声道：

“教主，救我……”

楚见鬼和谢三雄平日在蜈蚣教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教中上下无不畏惧之色，那知今日落在天龙堂兄弟手里，却像是个粗汉子样，在半空中瞎晃荡……

天蚣老祖叹了口气，道：

“欧阳朋友，咱们双方停手如何……”

欧阳孤冷冷地道：

“兄弟的血仇仅凭你一句话就能解决了么？”

常春怒声道：

“别逼人太甚，我们教主不过是替人背黑锅。”

欧阳孤一怔，道：“背黑锅，这是什么意思。”

天蚣老祖默然地道：

“欧阳老弟，你应该看得出，我们这批人并不是真正练家子，虽然有点武功，但与你们天龙堂相较，的确差了很多……”

欧阳孤冷冷地道：

“我也看出一点，所以没有命令我的兄弟下来冲杀你们，否则你的人将死得更多……”

他一挥手，空中的灌石戛然而止，谷底已一片凌乱，许多死者已被蹂躏得血肉模糊，而受伤的人更是惨吟不止，这一战虽不是正式交手，死伤之多，却不亚于一场屠杀。

常春悲伤地道：“教主咱们兄弟毁了不少……”

天蚣老祖悲伤地道：

“再不停手，大伙只怕无一幸存。”

一点红嘿嘿地道：

“我还没过瘾呢，大掌柜，咱们这是报仇，不是行善，跟他们这种人……”

摇摇手，欧阳孤道：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略略一怔，一点红说道：

“物证都有了，他们也承认了，还有什么问题？”

微一沉思，欧阳孤道：

“我觉得他们不够格，那一夜我曾在场，以我的武功居然没讨了便宜，你想想，蜈蚣教中有谁有这种功夫？”

说得有理，放眼蜈蚣教，真是没有能和欧阳孤为敌之人，一点红虽未参与当年之事，也觉得有问题了。

天蚣老祖一叹道：

“好思维，好眼力，大掌柜，你果非常人……”

欧阳孤淡淡地道：

“教主，今日你不说清楚，我兄弟只怕很难饶了你。”

此刻一点红脸色已呈现出青蒙蒙的灰暗，他自己虽不得知，欧阳孤已看出来了，他移身一扶一点红，低声问道：

“你怎么样？”

一点红豪迈地道：“死不了。”

天蚣老祖冷冷地道：

“别逞强了，蜈蚣之毒烈可致命，你放了谢三雄和梦见鬼，我立刻给他解毒，并谈谈关于那三支小剑之事。”

欧阳孤点点头，道：

“我不怕你玩花样。”

立刻有个魁武的汉子应声而来，道：“教主……”

天蚣老祖哈哈地道：

“有人私闯神坛，你这个大护法可真尽了职……”

常春恭身道：

“教主放心，敌人只要进入谷，决逃不出本教的搜索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我相信梦见鬼和谢三雄定会将他们挖出来。”

天蚣老祖鼻子哼声方逝，倏地一抬头，向谷底的一块巨石上凝目一望，用剑指着那块巨石之后，喝道：

“朋友，好本事，能混到这里来。”

随着他的话声，只听半空里突然响起欧阳孤那爽朗的笑声。声若穿云的裂石，震得场中嗡嗡直鸣，天蚣老祖面上禁不住现出惊骇之色。

他是个识货的人，从对方的长笑声中，他知道这个人可不是普通的高手，而那份内力只怕蜈蚣教中鲜有敌手。

在人影闪中，欧阳孤精神集中，冉冉而起，他那飘逸的身形轻盈潇洒。

常春目光诧异地望着这个莫测高深的人，叫道：

“朋友，什么地方你不闯，偏偏往本教祭坛上闯，你应该晓得，在蜈蚣教祭坛下胡来，只有一条路……”

挥手下，吊在半空中的两人果然被放了下来，谢三雄和梦见鬼只觉颜色无光，灰头灰脸地闷不吭声，站在常春身旁，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栽得太惨了，栽得的太令人难看了。